

新叙事理论译丛

未名译库

Weiming
Translation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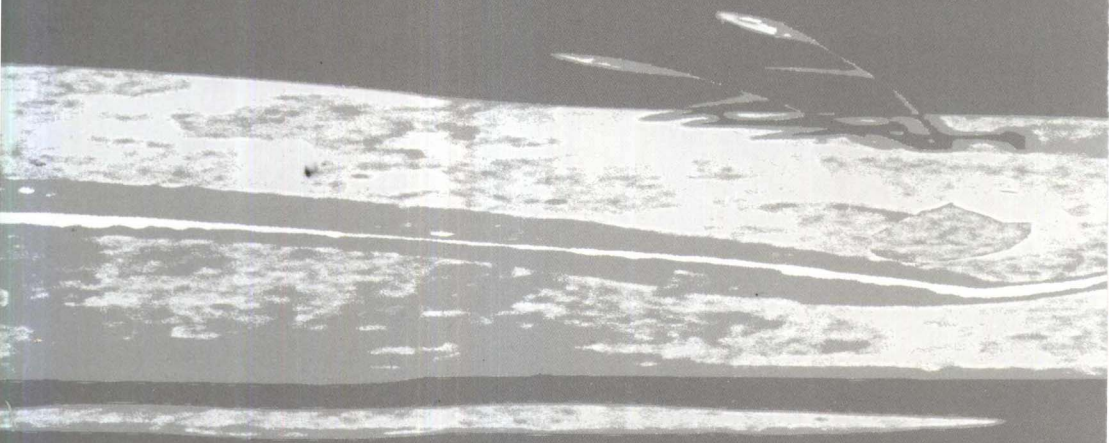
作为修辞的叙事

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

NARRATIVE AS RHETORIC

〔美〕詹姆斯·费伦 著

陈永国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申丹 主编

新叙事理论译丛：修辞性叙事理论

作为修辞的叙事： 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

〔美〕詹姆斯·费伦 著

陈永国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1-516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美]詹姆斯·费伦著;陈永国译.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5

(未名译库. 新叙事理论译丛/申丹主编)

ISBN 7-301-05496-3

I. 作… II. ①詹…②陈… III. 文学:修辞学 IV. I0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3903 号

James Phelan

Narrative as Rhetoric: Technique, Audiences, Ethics, Ideology

Copyright © 1996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书 名: 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

著作责任者: [美] 詹姆斯·费伦 著 陈永国 译

责任编辑: 张 冰 袁玉敏

标准书号: ISBN 7-301-05496-3/I·0601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 话: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36

电子邮箱: zb@pup.pku.edu.cn

排版者: 兴盛达打字服务社 62549189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 毫米×1240 毫米 A5 开本 7 印张 206 千字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5.00 元

《未名译库》出版前言

百年来,被誉为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与中国的科学教育和学术文化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北大深厚的文化积淀、严谨的学术传统、宽松的治学环境、广泛的国际交往,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蜚声中外的知名学者、教授。他们坚守学术文化阵地,在各自从事的领域里,写下了一批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同样,北大的学者们在翻译外国学术文化方面也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1898年6月,早在京师大学堂筹办时,总理衙门奏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五节中就明确提出“开设编译局,……局中集中中西通才,专司纂译”。1902年1月,光绪发出上谕,将成立于1862年,原隶属于外务部的同文馆,归并大学堂。同年4月,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请光绪,“推荐精通西文,中学尤有根底”的直隶候补道严复,充任译书局总办,同时又委任林纾为译书局笔述。也在这一年,京师大学堂成立了编书处,任命李希圣为编书处总纂。译书局、编书处的成立和同文馆的并入,是北京大学全面翻译外国图书和从事出版活动的开始,也是中国大学出版活动的开始。1902年,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创设之年。

辛亥革命以前,京师大学堂就翻译和出版过不少外国的教科书和西学方面的图书。这批图书,成为当时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重要参考书。从严复到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等校长执掌北大期间,北大更是以空前的热忱翻译了大量的外国作品。二三十年代,当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及“万有文库”中的许多译者来自北大。一百年来,在北大任教过的严复、林纾、鲁迅、周作人、杨昌济、林语堂、梁实秋、梁宗岱、朱光潜、冯至、曹靖华、金克木、马坚、贺麟、洪谦、宗白华、周一良、齐思和、唐钺、刘振赢、赵梦蕤、杨周翰、郭麟阁、闻家驊、罗大冈、田德望、吴达元、高名凯、王力、袁家骅、岑麒祥等

老一辈学者，以及仍在北大任教的季羨林、杨业治、魏荒弩、周辅成、许渊冲、颜保、张世英、仲跻昆、刘安武、桂裕芳、蔡鸿滨、厉以宁、朱龙华、张玉书、范大灿、王式仁、陶洁、顾蕴璞、罗芄、赵振江、赵德明、杜小真、申丹等老中青三代学者，在文学、哲学、历史、语言、心理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领域里，以扎实的外语功力、丰厚的学识、精彩的文笔译介出了一部又一部外国学术文化名著，许多译作已成为传世经典。在他们的译作中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振兴中华民族的责任和对科学文化的关怀，为我们民族不断地了解和吸收外国的先进文化架起了一座又一座的桥梁。

值此北大出版社建立 100 周年之际，我社决定推出大型丛书“未名译库”(Weiming Translation Library)。“译库”为综合性文库。文库以学科门类系列及译丛两种形式出版。学科门类系列包括：哲学与宗教系列、文学与艺术系列、语言与文字系列、历史与考古系列、社会学与人类学系列、传播与文化系列、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系列、经济与管理系列等；译丛为主题性质的译作，较为灵活，推出的有“经济伦理学译丛”、“新叙事理论译丛”、“心理学译丛”等等。“未名译库”为开放性文库。未名湖是北大秀丽风光的一个象征，同时也代表了北大“包容百川”的宽广胸襟。本丛书取名为“未名译库”，旨在继承北大五四以来“兼容并包”的学术文化传统。我们将在译库书目的选择(从古典到当下)和译者的遴选上(不分校内校外)体现这样一种传统。我们确信，只有将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我们的头脑，才能够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我们将长期坚持引进外国先进文化成果，组织翻译出版，为人民服务，为我国现代化的建设服务。

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在图书的选目与翻译上存在不少疏漏，希望海内外读书界、翻译界提出批评建议，使“未名译库”真正能成一座新世纪的“学术文化图书馆”。

《未名译库》编委会

2002 年 3 月

总 序

“新叙事理论”指的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西方的后经典或后现代叙事理论。最近十多年,国内翻译出版的都是西方学者著于 20 世纪 70 至 80 年代的经典叙事理论,迄今为止,尚未涉足“新叙事理论”这一范畴。本译丛旨在帮助填补这一空白。

1999 年秋美国俄亥俄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新叙事理论的代表作 *Narratologies*,该书主编戴卫·赫尔曼采用了“叙事学的小规模复兴”这一短语,来描述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西方文学界,尤其是美国文学界对叙事理论研究兴趣的回归。但这绝不是简单的回归循环,而是对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反思、创新和超越。

结构主义叙事学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产生于结构主义发展势头强劲的法国,但很快就扩展到了其他国家,成了一股国际性的文学研究潮流。与传统小说批评形成对照,结构主义叙事学将注意力从文本的外部转向文本的内部,注重科学性和系统性,着力探讨叙事作品内部的结构规律和各种要素之间的关联。众多叙事学家的研究成果深化了对小说的结构形态、运作规律、表达方式或审美特征的认识,提高了欣赏和评论小说艺术的水平。诚然,作为以文本为中心的形式主义批评派别,叙事学也有其局限性,尤其是它在不同程度上隔断了作品与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的关联。这种狭隘的批评立场无疑是不可取的,但其研究叙事作品的建构规律、形式技巧的模式和方法却大有值得借鉴之处。令人遗憾的是,西方批评界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不少研究小说的西方学者将注意力完全转向了意识形态研究,转向了文本外的社会历史环境,将作品视为一种政治现象,将文学批评视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他们反对小说的形式研究或审美研究,认为这样的研究是为维护和加强统治意识服务的。在这种“激进”的氛围下,叙事学研究受到了强

烈的冲击。

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了一味进行政治批评和文化批评的局限性,这种完全忽略作品艺术规律和特征的做法必将给文学研究带来灾难性后果。他们开始再度重视对叙事形式和结构的研究,认为小说的形式审美研究和小说与社会历史环境之关系的研究不应当互相排斥,而应当互为补充,从而出现了对叙事理论研究兴趣的回归。近年来叙事理论研究的复兴,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目前叙事学家们在分析文本时,一般较为注重读者和社会历史语境的作用。其二,重新审视或者解构经典叙事学的一些理论概念,例如“故事与话语的区分”、“叙事性”、“叙事者的不可靠性”、“隐含作者”、“受述者”等等。其三,注重叙事学的跨学科研究,越来越多的叙事理论家有意识地从其他派别吸取有益的理论概念、批评视角和分析模式,以求扩展研究范畴,克服自身的局限性。

西方叙事理论的“盛—衰—盛”发展史从一个侧面表明,尽管西方每一个时期几乎都有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流派,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替代史。当今,西方的文学批评理论呈现出一种多元共存的势态。其实,任何一种理论和批评模式都有其合理性和局限性,尤其在关注面上,都有其重点和盲点,各个批评理论派别之间往往呈现一种互为补充的关系。美国的《文体》杂志第34卷第2期(2000年夏季刊)发表了以“叙事概念”为主题的专刊,布赖恩·理查森为该专刊撰写了导论,该文最后的结论是:“叙事理论正在达到一个更为重要、更为复杂和更为全面的层次。由于后结构主义已经开始消退,而一个新的(至少是不同的)批评范式正在努力占据前台,叙事理论很可能会在文学批评研究中处于越来越中心的地位。”但在我们看来,取代并非理想,是否占据中心也并非重要。文学研究的发展呼唤宽容开放和多元互补。希望在新的世纪里,叙事理论在文学研究的百花园里,会更加茁壮地成长,更加绚丽地开放。

中国的文学研究界在经历了多年政治批评之后,改革开放以来,欢迎客观性和科学性,重视形式审美研究,为新批评、文体学、叙事学等各种形式批评学派提供了理想的发展土壤。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美国叙事学研究处于低谷之时,国内的叙事学研究却形

成了一个高潮。一方面国内学者叙事学方面的论著不断问世,另一方面西方叙事学家著于 70 和 80 年代的作品也不断以译著的形式在中国出现,其中包括热拉尔·热奈特的《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华莱士·马丁的《当代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施洛米丝·雷蒙-凯南的《叙事虚构作品:当代诗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米克·巴尔的《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尤其令人感到欣喜的是,似乎与美国叙事学的复兴遥相呼应,近些年来,在国内出现了以杨义的《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为代表的本土叙事学研究的热潮,旨在建构既借鉴西方模式,又有中国特色的叙事理论。但迄今为止,国内的研究有一个问题,颇值得引起重视:无论是译著还是与西方叙事学有关的论著,一般都局限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前的西方经典叙事学,忽略了 90 年代以来西方的“新叙事理论”。诚然,对于后经典或后现代叙事学的研究应当以对经典叙事学的研究为基础。以前,在国内对于经典叙事学尚未达到较好了解和把握的情况下,集中翻译和研究经典叙事学无疑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从现在开始,应该拓展视野,对近十年来西方新的后经典叙事理论展开翻译和研究。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未名译库:新叙事理论译丛”应运而生了。我们编选的这套译丛首批共五种。第一种为解构主义叙事理论的代表作:J. 希利斯·米勒的《解读叙事》(1998);第二种为女性主义叙事理论的代表作:苏珊·S. 兰瑟的《虚构的权威》(1992);第三种为修辞性叙事理论的代表作:詹姆斯·费伦的《作为修辞的叙事》(1996);第四种为多种跨学科叙事理论的代表作:戴卫·赫尔曼主编的《新叙事学》(*Narratologies*)(1999);值得一提的是,“Narratology”(叙事学)这一名词一直被视为不可数名词,但这本书的书名却采用了该词的复数形式。这旨在强调书中叙事研究方法的多样性。这些研究方法基本都是将叙事学与其他学科相结合的产物,具有很强的跨学科性质。第五种为后现代叙事理论的代表作:马克·柯里的《后现代叙事理论》(1998)。

可以说,“新叙事理论译丛”集后经典叙事理论之精华,是对我国近二十年来引进的西方经典叙事理论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补充。这些

译著代表了新叙事理论的不同研究派别，角度新颖、富有深度，很有特色。为拓展思路、深化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参照。希望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有更多的新叙事理论的译著和论著问世；同时也希望在建构中国叙事学时，能适当借鉴西方后经典或后现代叙事理论。

在这套译丛的编选翻译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北京大学出版社的鼎力相助，尤其感谢张文定副总编和张冰副编审的大力支持。国内外许多学者和朋友给予了热情鼓励和帮助。美国叙事文学研究协会前主席、《叙事》杂志主编詹姆斯·费伦教授直接参与了这套译丛的选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汪民安博士在本译丛的策划过程中，予以了热情支持。北京广播学院周靖波教授拨冗阅读了全部译稿，提出了宝贵意见。学者们认为这套丛书在国内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必将受到读者的欢迎，对国内叙事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应能起到较强的推进作用。

谨将这套丛书奉献给我国日益增多的叙事理论研究者和爱好者。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敬请专家学者不吝指正。

申 丹

2001 年秋于燕园

序

我是在无意中开始撰写本书的,并从中获益匪浅。在写本书时,我将另一个看似更具挑战性的项目搁在了一边。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多次告诫自己,一旦搔去皮肤的这块痒痒,抚平这次阵痛,擦掉这块污垢,我就立即投入那项更大的工程。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搔痒搔得太多了,去垢去得太久了,我竟然在努力创造一个显然自成体系的东西。所创造出来的东西是否有足够的逻辑性和重要性——是否有足够的吸引力——致使任何人都不吝时间与其为伍,这仍有待于证实。但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其逻辑性源于我始终不渝的努力,即要阐明为什么说叙事是修辞的,即使本书的重要性首先在于所研究论题的范围:声音、进程、模仿、阅读伦理、文本的种种顽症、第一人称(或同故事)叙述的悖论、讲述和阐释非虚构叙事时意识形态的作用等。与此同时,这种全盘考虑与阐释特定叙事的实践工作又是密切相关的,因此,本书的重要性也在于所研究文本的范围:约瑟夫·康拉德、凯瑟琳·安·波特、欧内斯特·海明威和洛里·穆尔的短篇故事;威廉·M.萨克雷、弗吉尼亚·伍尔夫、海明威、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托尼·莫里森的长篇小说;以及丹尼什·德苏扎对当代校园生活的非虚构讲述。

本书各章的进展的确表明了把叙事作为修辞加以考虑的过程中我在思想上的一些转变: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在我借以开始研究,但后来又逐渐脱离的一个模式中,修辞含有一个作者,通过叙事文本,要求读者进行多维度的(审美的、情感的、观念的、伦理的、政治的)阅读,反过来,读者试图公正对待这种多维度阅读的复杂性,然后做出反应。在我所转向的模式中,阅读的这种多维度性仍然保留着,但作者、读者和文本之间的界限模糊了。在修改后的模式中,修辞是作者代理、文本现象和读者反应之间的协同作用。虽然发生了这种

转变,但我并不认为本书是在含蓄地建构一个元叙事,或一种成长小说,其中,原本漏洞百出但却颇具同情心的批评家,随着每章的循序渐进而越来越接近了那个伟大的启蒙时刻。我认为,如果作者、文本和读者处于一种无限循环的关系中,那么,任何一篇文章都必然要倚重那种关系的某些特征而轻视另一些——而这是我在与叙事之关系进程中的某一特定时刻写下的。因此,本书中任何一篇特定文章都应该既具有潜在的实用性,而其推论又不是终极的,不管我在过去的几年中何时将其写成。为了说明各章之间的关系,我在每章前都加了提要。为使读者了解本书中使用的叙事理论术语,我还在附录后加了一个术语表。

虽然本书是悄悄地爬上我的心头的,但却离不开下列诸多人士的帮助。感谢德博拉·莫德尔摩格向我介绍了《魔法》;感谢保罗·史密斯、司各特·唐纳森和迈克·雷诺兹鼓励我深入思考海明威;感谢杰克逊·布雷耶和杰里·肯尼迪诱导我对菲茨杰拉德做了一些研究;感谢伊丽莎白·朗格兰和劳拉·克拉里奇请我写关于萨克雷的文章;感谢苏珊·格里芬和桑迪·莫里·诺顿对我的最初结论所做的深化加工;感谢唐·舒瓦茨请我写关于康拉德的文章;感谢莫尼卡·弗拉德尼克敦促我思考第二人称叙述的问题;感谢丹尼什·德苏扎同意参加关于《狭隘偏执的教育》(*Illiberal education*)的对话。我还要感谢许许多多学生和同事,多年来他们始终耐心地听我讲述这些文本、阐述这些问题(我后来发现,在一个研讨班上,我对《我的老爸》的担心几乎把12个积极的参与者变成了《我的早熟的研究生》)。我在有些章节的注释中提到了这些人的名字,但在此我要对四名助理研究员的帮助表示深切永久的谢忱,他们是:伊丽莎白·帕特诺、简·格里尔、苏珊·史温福德和伊丽莎白·普雷斯顿。他们给我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宝贵的批评意见,没有他们,本书将不会如此重要。我要特别感谢彼得·J.拉比诺维茨:他以宽广的胸怀和严格的批评通读了本书——许多章节不止一次,然后不吝时间向我谈了他对此书的看法。简言之,他以身示范,说明了在不迷失方向的情况下进入一个作者的读者角色的意味。最后,感谢我最喜欢的修辞环境,这是我的妻子贝蒂·梅纳汉和我的两个孩子凯蒂和迈克所提供的;本书是献给你们大家的。

以下各章的不同版本都曾部分或整体地发表于下列刊物中。感谢这些刊物允许将其收入本书。

第一章以《叙事和抒情诗中的人物和判断：理解〈海浪〉中的读者参与》为题发表于《文体》第 24 卷(1990)，第 408—421 页。

第二章以《〈名利场〉：聆听的修辞学家——和女权主义者》为题发表于《超越界限：男性作家和性别批评》，劳拉·克拉里奇和伊丽莎白·朗格兰编，第 132—147 页。阿姆赫斯特：麻省理工大学出版社，1990 年。

第三章以《亨利·腓特力的叙述中的距离、声音和时间视角：权力、问题和悖论》为题发表于《论〈永别了，武器〉新文集》，司各特·唐纳森编，第 53—73 页。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 年。并以《声音概念，亨利·腓特力的声音和〈永别了，武器〉的结构》为题发表于《重新评价海明威：文集》，弗兰克·斯卡费拉编，第 214—232 页。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0 年。

第四章以《海明威与叙事修辞理论的相互作用：〈我的老爸〉》为题发表于《海明威评论》第 12 卷，第 2 期(1993)，第 1—14 页。

第六章以《分享秘密》为题发表于《秘密分享者：当代批评专题资料汇编》，丹尼尔·R. 施瓦茨编，波士顿：贝德福德书局，1996 年。

第七章以《受述者和叙事读者的自助：我——和你？——如何阅读〈如何〉》为题发表于《文体》第 28 卷(1994)：第 350—365 页。

第八章以《叙述关于 PC 的争端：丹尼什·德苏扎的〈狭隘偏执的教育〉随想》为题发表于《叙事》，第 2 卷，第 3 期(1994)，第 244—267 页。给德苏扎的回应以《独白式想象》为题发表于《叙事》，第 2 卷第 3 期(1994)，第 270—271 页。

第九章以《走向修辞的读者反应批评：〈宠儿〉中的难点、顽症和结局》为题发表于《现代小说研究》第 39 卷(1993)，第 709—728 页。

附录以《韦恩·布思为什么不能进行那个项目，或，任天堂谬误》为题发表于《修辞协会季刊》第 22 卷，第 3 期(1992)，第 54—58 页。

前 言

作为修辞的叙事：解读波特的《魔法》的魅力

解读修辞的叙事

把叙事当做修辞，这是什么意思？尽管以《作为修辞的叙事》为题的一部书自然而然地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并诱使我就作者、读者、叙事技巧、结构、常规和修辞概念等进行冗长的理论探讨，但我还是不想给你们找麻烦，而代之以实例说明，即对一个特定叙事给以修辞性解读。我所选择的叙事是一个修辞的叙事，即是说，这个叙事的主要事件是讲一个故事，这就是凯瑟琳·安·波特的《魔法》。

魔 法

那么，布兰查德夫人，请您相信，我愿意和您及您的家人呆在这里。这里是如此安宁，还有这一切。来这儿之前，我在一座春花院里工作了很长时间——也许您还不知道什么是春花院吧。当然了……，您肯定会有机会听人说起过这种地方的。那么，夫人，我总是要到有活干的地方去的，我在那个地方拼命地干，看到了太多的事情，而您不会相信这些事情的，我也不会对您讲的，不过，我给您梳头的时候讲讲这些事情也许会使您安心的。请您原谅，但我还是忍不住听了您那个洗衣女工说的话，您说有人对您的被单施了魔法，洗时那么快就褪了色。在那个妓院里有一个女孩，可怜的女孩，她又瘦又小，但每一个来春花院的男人都喜欢她。您瞧，她和春花院的老鸨合不来。她们吵架。老鸨在女孩的支票上做手脚。女孩每次都得到一张支票，

是一笔可观的数目。一到周末,她就把这些支票交给老鸨,是的,那是规矩。她拿她那份,那只是她所赚的非常小的一部分:您知道,这是买卖,和其他买卖没有什么区别。老鸨总是装模作样,说那女孩就拿回那么几张支票来,而实际上,您知道,她拿回的要比那多得多,可一旦那些支票交到老鸨手上,她又能怎么样呢?所以,她总是说,我要离开这个地方。她咒骂,哭喊。每当这时,老鸨就会打她的脑袋。老鸨总是用瓶子打人的脑袋,她习惯那么跟人打架。我的天哪,布兰查德夫人,那真是一片混乱不堪的场面,一个女孩哭喊着拼命跑下楼梯,老鸨拽着她的头发拼命往回拖,还用瓶子打她的前额。

她们总是因为钱吵架。姑娘们都欠了债,不可能一分钱不付就离开。老鸨跟警察通了气。姑娘们要么跟着警察回来,要么就蹲监狱。她们每次跑出去后,又都跟着警察回来,或者跟老鸨的另一种男朋友回来。老鸨可以让男人们为她卖力,可我告诉您,她对那些男人们也慷慨解囊。于是,姑娘们如果不得病就得呆下去;如果得病了,而且得了重病,她就把她赶出去。

布兰查德夫人说:“这儿稍微紧了些”,然后把一绺头发松了松,问:“后来呢?”

请原谅——可这个女孩和别的女孩不一样,她对老鸨抱有刻骨的仇恨。她总是会说:我比妓院里的任何人都赚得多,而每个星期她都会跟老鸨大吵大闹。终于,一天上午,她宣布马上就要离开这个地方了。她从枕头底下拿出 40 元钱,说,给你钱!老鸨一见就大喊起来,你从哪儿弄到那么多钱?你——?她谴责女孩偷嫖客们的钱。女孩说,放开你的手,不然我打出你的脑浆来。话音刚落,老鸨就抓住了她的双肩,抬起膝盖,拼命地踢女孩的肚子,甚至踢那最隐秘的地方。布兰查德夫人,接着,老鸨又用瓶子打女孩的脸,女孩无奈又跑回她的房间去了。当时,我正在打扫她的房间。我扶她上了床,她坐在那里,手捧着肚子,牵拉着脑袋。她起来时,坐过的地方都是血。后来,老鸨又来了,尖叫道:你现在可以滚出去了,你对我没有什么用处了。我不想再看到这样的场面,真让人受不了。但她把所能找到的钱

全都拿走了。在门口，她用膝盖使劲顶了一下女孩的后背，把她踢倒在大街上。女孩站起来，几乎一丝不挂地走了。

后来,认识女孩的男人们都不停地问:尼内特哪儿去了?在以后的许多天里,他们还是不停地问,老鸨便不再说因为她偷钱而把她赶出去了。不。她开始感到把尼内特赶出去是个错误。于是,她说,她几天后就回来,不要为此烦恼了。

现在，布兰查德夫人，如果您想听的话，我要讲那段怪事了。您说有人给您的被单施了魔法时，我就想起了这件事儿。那所妓院的厨师是个女的，和我一样的肤色，有同样多的法国血统，也和我一样始终生活在那些会施魔法的人们当中。但她心肠很硬，处处帮着老鸨，她把发生的一切都看在眼里，然后去散布关于姑娘们的谣言。老鸨最信任她，于是对她说，到哪里能找到那个骚货呢？在老鸨还未来得及请警察去找回那女孩时，女孩就在巴辛街上完全消失了。好吧，厨师说，我懂一种魔法，在新奥尔良很管用，黑人妇女就是用这种方法让她们男人回家的：每次他们离家，七天后总会高高兴兴地回来，也说不出什么道理来。甚至你的敌人也将回到你的身边，把你当成朋友。这是新奥尔良的一个魔法，没什么可疑的，他们说在河对面就行不通。……于是，他们就按厨师所说的做了。他们从女孩的床底下拿出便盆，用水和牛奶把所能找到的女孩留下的一切搅拌起来：头刷上的头发，粉扑里的香粉，甚至还有他们在地毯边上找到的女孩的手指甲和脚趾甲——那女孩习惯在地毯边上剪指甲。他们还把粘着血迹的被褥蘸进水里。在这期间，厨师始终在便盆上面低声嘟囔着什么，我没全听到。但最后她对老鸨说：现在往里吐口水。老鸨就往里吐口水。然后，厨师说，她回来时就会服服帖帖拜倒在您的脚下了。

布兰查德夫人轻轻地盖上了香水瓶，问：“那么，后来呢？”

后来，七天后，女孩回来了。她看上去非常虚弱，还是那身打扮，只不过高高兴兴地回来了。一个男人说，欢迎回家，尼内特！而当她张口对老鸨说话时，老鸨说，闭嘴，上楼去换衣服。尼内特，就是那个女孩，说，我马上下来。此后，她便在那里一声

不吭地住了下去。

我说《魔法》是一篇修辞的叙事,是想首先提请读者注意女佣所讲故事的修辞维度:她大概是出于一个特定的目的在一个特定的场合给一个特定的听(读)者讲的一个特定的故事。其次,我想要提请读者注意女佣的故事和波特的故事之间的平行关系:波特所讲的特定故事就是女佣讲的关于尼内特的故事。在分析这些平行的讲述行为时,我想集中分析讲述者、技巧、故事、环境、读者和目的等方面:所有这些都有助于确定故事的形态和效果。

通过把女佣的讲述和波特的讲述看做平行的修辞行为,我们就能辨识出故事建构中的一个关键因素,这在初读时是不可能一目了然的:《魔法》是具有三个相关层面的一个叙事。这三个相关层面是:(1)内部层面,是由女佣叙述的:关于尼内特、老鸨和厨师的故事,我将这个层面称为尼内特的故事;(2)中间层面,是由故事外的叙述者(heterodiegetic narrator)讲述的,这位叙述者只出现过两次:即报告女佣向布兰查德夫人讲述尼内特的故事,我将此层面称为女佣的故事;(3)外部层面,即波特作为隐含的作者(implied author)所建构和构想的层面:波特与其隐含的和真实的读者进行的大体上是隐蔽的交流,即叙述者讲述的女佣所讲的关于尼内特的故事的故事,我将此层面称为波特的故事。

在分析《魔法》的技巧时,首先要注意的不是三个不同层面,而是要注意到波特的表现手法模糊了这些层面之间的界限,尤其是尼内特的故事与女佣的故事之间的界限。波特从故事的中间开始叙述,甚至未给女佣的故事加引号(那么,布兰查德夫人,我愿意……[黑体为我所加]);此外,她只让故事外的叙述者在尼内特的故事开始后才说话,而且,如前所述,在整个故事中只出现过两次——每一次都非常短暂。结果,波特删去了尼内特的故事与女佣的故事之间的区别——抑或更确切地说,她把尼内特的故事置于前景,而把女佣的故事置于背景之中。如海伦·利思所注意到的,仅就这种技巧而言,许多批评家都集中关注尼内特以至于排除了女佣,这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毫无疑问,这种技巧的一个效果就是使我们强烈地感受到

尼内特的故事的恐怖。

的确，在我们感受到那些恐怖的同时，我们也识别出了女佣所讲的尼内特的故事与波特的故事之间的重大分歧：在波特的故事中，尼内特并未被厨师的魔法所征服，而是被一致反对她的各种社会力量所打败。尼内特回到了妓院，面带病容，还是穿着走时穿的那身衣裳，因为她没有钱维持生计，再也找不到另一条生活出路了。波特所讲的尼内特的故事不是关于魔法的，而是关于失败了的叛逆，作为压迫者的老鸨的胜利，以及包括警察和富裕男人在内的支持制度。

深入尼内特的故事表层之下的第一步分析很快就使我们进入下一个范畴，这是关于修辞交流的更丰富的场面，涉及到尼内特的故事、女佣的故事和波特的故事相互交织的方式。一俟判断出波特并不期待我们相信魔法，我们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女佣是否相信魔法？她是否也指望布兰查德夫人相信魔法？答案并非直截了当。但是，仅仅提出这些问题就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女佣抓住了布兰查德夫人关于她的换洗被单被施了魔法的口实，所以才讲了尼内特的故事。这一认识反过来又引发出构成《魔法》之阐释关键的下列问题：女佣讲述尼内特的故事的动机是什么？她想通过讲这个故事达到什么目的？她是否达到了那个目的？简言之，女佣想让她叙述服务于哪些修辞目的？她的叙述是否达到了这些目的？

波特抹去了叙事的前两个层面之间的界限，这一手法意味着上述问题的答案可见于二者间的并列和对比。波特提供了许多这样的并列和对比。首先是布兰查德夫人和老鸨。尽管她们活动于不同的社会空间，但都是有权有势的女人——拥有金钱、权力和雇工。同时，她们的权力本身又取决于一个更大的父权制结构：老鸨为新奥尔良的男人们提供一种服务，当他们抱怨尼内特的缺席时，老鸨做出了反应；布兰查德夫人的财富和舒适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她与布兰查德先生的婚姻。其次，是女佣和尼内特：她们同是为贵夫人服务的雇工。第三，而且最明显的，是女佣和厨师：她们都是“混血儿”；都始终生活在懂魔法的人中间；都喜欢观看魔法；而且显然都喜欢讲故事。

所有这些并列都有助于我们回答就女佣的修辞目的所提出的问